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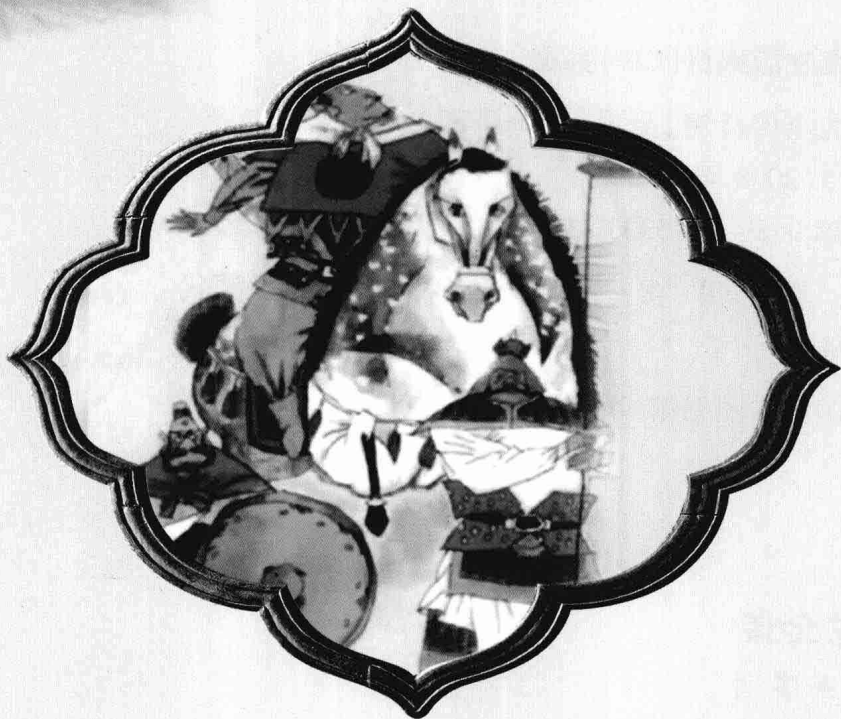
飞龙全传

〔清〕吴璿著

中国古典
文学名著



齐鲁书社



飞龙全传

中国古典
文学名著

齊魯書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飞龙全传/【清】吴璿著. —济南:齐鲁书社,
1995. 3(2008. 4 重印)

ISBN 978 - 7 - 5333 - 0446 - 1

I. 飞… II. 吴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
IV. I242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30715 号

飞龙全传

【清】吴璿 著

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邮 编 250001
网 址 www. qlss. com. cn
电子邮箱 qlss@sdpress. com. cn
印 刷 北京山华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 22
字 数 359 千
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2 版
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33 - 0446 - 1
定 价 32. 00 元



序

己巳岁，余肄业村居，暗修之外，概不纷心。适有友人挟一帙以遗余，名曰《飞龙传》。视其事，则虚妄无稽；阅其词，则浮泛而俚。余时方攻举子业，无暇他涉，偶一寓目，即鄙而置之。无何，屡困场屋，终不得志。余自恨命蹇时乖，青云之想空误白头。不得已，弃名就利，时或与贾竖辈逐锱铢之利，屈指计之，盖已一十有九年矣！

今戊子岁，复理故业，课习之暇，忆往无聊，不禁瞿然有感。以为既不得遂其初心，则稗官野史，亦可以寄郁结之思。所谓发愤之所作，余亦窃取其义焉。于是检向时所鄙之《飞龙传》，为之删其繁文，汰其俚句，布以雅驯之格，间以清隽之辞，传神写吻，尽态极妍。庶足令阅者惊奇拍案，目不暇给矣！

第余才识卑劣，偏颇脱漏之弊，终所不免。兹顾孜孜焉亟为编葺者，不过自抒其穷愁闲放之思，岂真欲与名人著作争长而絮短乎哉！

时乾隆三十三年岁在戊子仲秋之望。东隅吴璿题。

序

中国古典
文学名著



序

予自致仕旋里后，喜与二三同学讲论古今，孳孳不倦。初不知其驹之过隙也。庚寅夏，避暑于西湖之别墅，时与老友寻芳选胜，或置酒游湖，清闲之趣，悠然自得。

比来足力不便，辄闭户幽居，山水之兴渐减。偶然翻阅案上残书，见有《飞龙传奇》一卷，予观其布置井井，衍说处亦极有理毫，无鄙词俚句，贻笑大方，洵特出于外间小说之上，而足与才子等书并传不朽。至于书中所载宋太祖自夹马营降生，以至代周御极，其事已略志于史，而编纂推衍，令阅者观之，卧忘寝而食忘味，咨嗟叹赏，手不忍释。此则在乎笔法之妙也。老友欲授之枣梨，请予作序，因聊缀数言，以为粲花之助焉。

时嘉庆丁巳仲秋月，秦亭老民杭世骏题于西湖别墅。

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序 | 1 |
| 序 | 2 |
| 第 一 回 苗训设相遇真龙 太祖游春骑泥马 | 1 |
| 第 二 回 配大名窦公款洽 游行院韩妓殷勤 | 6 |
| 第 三 回 宋太祖一打韩通 勾栏院独坐龙椅 | 11 |
| 第 四 回 伸己忿雹打御院 雪父仇血溅花楼 | 16 |
| 第 五 回 宋太祖救贾书生 张桂英得配英主 | 22 |
| 第 六 回 赤须龙山庄结义 绿鬓娥兰室归阴 | 28 |
| 第 七 回 世宗贩伞登古道 太祖割税闹金桥 | 34 |
| 第 八 回 算油梆苗训留词 拔枣树郑恩救驾 | 40 |
| 第 九 回 黄土坡义结芝兰 独龙庄计谋虎狼 | 46 |
| 第 十 回 郑子明计除土寇 宋太祖力战裙钗 | 52 |
| 第 十 一 回 董美英编谜求婚 柴世宗懼祸分袂 | 58 |
| 第 十 二 回 笃朋情世宗赠衣 严国法郑恩验面 | 63 |
| 第 十 三 回 柴世宗过量生灾 郑子明擅权发货 | 69 |
| 第 十 四 回 为资财兄弟绝义 因口腹儿女全生 | 75 |
| 第 十 五 回 孟家庄勇士降妖 首阳山征人失路 | 80 |
| 第 十 六 回 史魁送柬识真主 太祖宿庙遇邪魑 | 86 |
| 第 十 七 回 褚玄师求丹疗病 陈抟祖设棋输赢 | 92 |
| 第 十 八 回 卖华山千秋留迹 送京娘万世英名 | 98 |
| 第 十 九 回 太祖正色拒非辞 京娘阴送酬大德 | 104 |
| 第 二 十 回 真命主戏医哑子 宋金清骄设擂台 | 109 |
| 第 二 十 一 回 马长老双定奇谋 宋太祖连诛贼寇 | 115 |
| 第 二 十 二 回 柴君贵穷途乞市 郭彦威剖志兴王 | 122 |
| 第 二 十 三 回 太祖尝桃降舅母 杜公抹谷逢外甥 | 128 |
| 第 二 十 四 回 赤须龙义靖村坊 母夜叉计和甥舅 | 134 |
| 第 二 十 五 回 杜二公纳谏归正 真命主违数罹灾 | 140 |



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六回 | 五索州英雄复会 | 兴隆庄兄弟重逢 | 145 |
| 第二十七回 | 郑恩遗像镇村坊 | 太祖同心除妖魅 | 151 |
| 第二十八回 | 郑恩无心擒猎鸟 | 天禄有意抢龙驹 | 157 |
| 第二十九回 | 平阳镇二打韩通 | 七圣庙一番伏状 | 162 |
| 第三十回 | 世宗荐明资韩幄 | 弘肇被潜陷身家 | 167 |
| 第三十一回 | 郭彦威禅郡兴兵 | 高怀德滑州鏖战 | 172 |
| 第三十二回 | 高行周夜观星象 | 苏凤吉耸驾丧军 | 177 |
| 第三十三回 | 李太后巡觅储君 | 郭元帅袭位大统 | 183 |
| 第三十四回 | 王子让辞官养母 | 宋太祖避暑啖瓜 | 188 |
| 第三十五回 | 宋太祖卜鱼继子 | 韩素梅守志逢夫 | 193 |
| 第三十六回 | 再卜鱼计赚天禄 | 三折锉义服韩通 | 199 |
| 第三十七回 | 木铃关盟友谈心 | 监军府元帅陪礼 | 204 |
| 第三十八回 | 龙虎聚禅州结义 | 风云会山舍求贤 | 209 |
| 第三十九回 | 太祖射龙解水厄 | 郑恩问路受人欺 | 215 |
| 第四十回 | 郑子明恼打园公 | 陶三春挥拳服汉 | 220 |
| 第四十一回 | 苗训断数决鱼龙 | 太祖怜才作媒妁 | 226 |
| 第四十二回 | 世宗进位续东宫 | 太祖非罪缚金銮 | 231 |
| 第四十三回 | 苗训决算服世宗 | 王朴陈词保太祖 | 237 |
| 第四十四回 | 宋太祖带罪提兵 | 杜二公挈众归款 | 243 |
| 第四十五回 | 杜二公纳婿应运 | 高行周遣子归乡 | 248 |
| 第四十六回 | 高行周刎颈报国 | 宋太祖克敌班师 | 253 |
| 第四十七回 | 刘崇兵困潞州城 | 怀德勇取先锋印 | 258 |
| 第四十八回 | 高怀德智取天井 | 宋太祖力战高平 | 263 |
| 第四十九回 | 丁贵力战高怀德 | 单珪计困宋太祖 | 269 |
| 第五十回 | 单珪覆没蛇盘谷 | 高将被困铁笼原 | 274 |
| 第五十一回 | 冯益鼓兵救高将 | 杨业决水淹周师 | 280 |
| 第五十二回 | 真命主爵受王位 | 假响马路阻新人 | 286 |
| 第五十三回 | 陶三春职兼内外 | 张藏英策靖边隅 | 292 |
| 第五十四回 | 王景分兵袭马岭 | 向训建策取凤州 | 298 |
| 第五十五回 | 课武功男女较射 | 贩马计大闹金陵 | 305 |
| 第五十六回 | 杨仙人土遁救主 | 文长老金饶伤人 | 312 |
| 第五十七回 | 郑子明斩将夺关 | 高怀亮贪功殒命 | 319 |
| 第五十八回 | 韩令坤擒刚孟俊 | 李重进结好永德 | 325 |
| 第五十九回 | 刘仁瞻全节完名 | 南唐主臣服纳贡 | 331 |
| 第六十回 | 绝声色忠谏灭宠 | 应天人承归正统 | 338 |



第一回 苗训设相遇真龙 太祖游春骑泥马

词曰：

世事如棋，从来兴废由天命。任他忠佞，端的难侥幸。圣主垂裳，勋业昭功令。苍生幸，扫秽除氛，才把江山定。

右调《点绛唇》

话说从古以来，国运递更，皆有定数，治极则乱，乱极则治，一定之理也。天下自唐季以来，五代纷更，数十年间，帝王凡易八姓十三君。僭窃相踵，战争不息，人民有倒悬之苦，将士多汗马之劳。终于立国不长，究非真命之主。

独至大宋圣人，应运而兴。御极以来，削平伪镇，把锦绣江山，奠定十分安固，相传三百年鸿业。历国恁般久长，这也因他神武不杀，仁义居心，所以如此。观其伐南唐时，命曹彬云：“城陷之日，慎勿杀戮；设若困斗，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。”只此数语，便如孟子所谓“不嗜杀人者能一之”矣。然此仁心义闻，虽三尺童子，亦知其为尧舜之君也。不必烦言多赘，只就他未登九五之时，把那三打韩通，禅州结义，这许多事迹表白出来，可以使闻者惊心，观者吐舌，方知英雄举动，迥异庸愚。毕竟有掀天拔地之形，搅海翻江之势。正如暗中指使，冥里施为，诚有不期然而然者。有诗为证：

龙虎行藏自不同，辉煌事业有奇踪。

时君若肯行仁政，真主如何降九重？

话说后汉高祖皇帝刘智远晏驾之后，太子承祐登基，庙号隐帝。为人懦弱有余，刚断不足。即位以来，虽不能海晏河清，却也算得烽烟消熄，承平日久，世道粗宁。

这时有一位先生，姓苗名训，字光义。能知过去未来，善晓天文地理。他奉了师父陈抟老祖之命，下山来，扮做相士模样，遍游天下，寻访真主。那时正在东京汴梁城中，开着相馆，每日间哄动那些争名夺利的人，都来论相。真个挨挤不开，十分闹热。

一日清晨，光义起来开馆，挂了那个“辨鱼龙，定优劣”的招牌。垂帘洒扫已毕，正在闲坐。只见一位青年公子，独自信步进来。光义抬头一看，暗暗吃惊，连连点首。怎见得那人的好相？只见：

皱眉舜目，禹背汤腰。两耳垂肩，棱角分明征厚福；双手过膝，指挥开拓掌威权。面如重枣发光芒，地朝天挺；身似泰山敦厚重，虎步龙行。



异相非常，虽道潜龙勿用；飞腾有待，足知垂拱平章。漫夸辟上紫微星，敢比开疆赤帝子。

这人非别，就是那个开三百年基业的领袖，传十八代子孙的班头：姓赵名匡胤，表字元朗。世本涿郡人氏。父亲赵弘殷，现为殿前都指挥之职。母亲杜氏夫人。

原来赵弘殷所生三子一女：长匡胤，次匡义，三光美，四玉容小姐。这匡胤之生，因后唐明宗皇帝登极之年，每夜在于宫中，焚香祝天道：“某乃无福，因世大乱，为众所推。愿天早生圣人，为生民之主。”那玉帝感他立念真诚，为君仁爱，即命赤须火龙，下降人间，统系治世。生于洛阳夹马营中，赤光满室，营中异香，经宿不散。因此父母称他为“香孩儿”。后因石敬瑭拜认契丹为父，借兵篡唐。赵弘殷聚家避乱，于路肩挑二子，遇一异人指说道：“此担中乃二天子也。世上说道无天子，今日天子一担挑。”因住居于汴梁城双龙巷内，至后汉立朝，弘殷方才出仕。

此时匡胤正当年交一十八岁，生得容貌雄伟，器度豁达。更兼精通武艺，膂力过人。娶妻贺氏金蝉，十分贤淑。那匡胤生性豪侠，又与本郡张光远、罗彦威二人结为生死之交。每日在汴梁城中生非闹事，喜打不平。

这日清晨，早起无事，出外闲游，打从相馆门首经过。举步进门，意欲推相。却值苗光义闲坐在此，抬头一见，不觉惊喜道：“此人便是帝王之相，吾昨日排下一卦，应在今日清晨有真主临门，不想果应其兆。”立起身来，往外一张，四顾无人，回身即望匡胤，纳头便拜，口称：“万岁！小道苗光义，接驾有迟，望乞恕罪！”匡胤一闻此言，不觉大惊道：“你这泼道，想是疯颠的么？怎的发这胡言乱语？是何道理？”光义道：“小道并不疯颠。因见天下汹汹，久无真主。当今后帝亦非命世之姿。特奉师命下山，寻访帝星，今幸得遇，事非偶然。主公实为应运兴隆之主，不数年间，管取身登九五，请主公勿疑。”匡胤听了这一席言语，越然发怒道：“吾把你这疯颠的泼道！这里什么去处，你敢信口胡言！人人道你阴阳有准，祸福无差；据我看来，原来你是捏造妖言，诬民惑众，情殊可恨，理实难容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立起身来，挥袖撩衣，举手便打。只听得：

劈拍连声，咧喇遍室。劈拍连声，椅凳桌台敲折脚；咧喇遍室，琴棋书画打成堆。炉盏帘瓶，那管他古玩时新，着手处西歪东倒；纸墨笔砚，凭着你金镶玉砌，顺性时流水落花。正是：一时举手不容情，凭你神仙也退避。

匡胤一时怒起，把相馆中的什物等件，尽都打翻，零星满地。那苗光义见他势头凶猛，一时遮拦不及，只得往后退避。此时过往之人渐渐多了，见是赵舍人在此厮闹，又且不知他的缘故，谁敢上前相劝一声，只好远远的立着观望。

正在喧攘之际，只见人丛里走出两个豪华公子，进来扶住了匡胤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为着何事，便这等喧闹？”匡胤回头看时，乃是张光远、罗彦威二人，



便道：“二位贤弟！不必相劝，我还须打这泼道！”二人道：“大哥，不可造次！有话可与小弟们说知，我等好与你和解。”匡胤悄悄的说道：“我来叫他相面，谁知他一见愚兄，便称什么‘万岁’。这里鞞毂之下，岂可容他胡言乱语！倘被别人听着，叫愚兄怎的抵当？”张光远道：“大哥，你也是呆的，量这个疯颠的道人，话来无凭无据，由他胡乱，自有凶人来驱除他的。你何必发怒，与他一般见识。”罗彦威道：“目今世上的医卜星相，都是专靠这些浮词混话，奉承得心窝儿十分欢喜，便好资财入手，满利肥身。这是骗人的迷局，都是如此。你我不入他的局骗，也就罢了，闹他则甚？俺弟兄闲在这里，且往别处去消遣片时，倒是赏心乐事，何必在此攘这空气。”说罢，两个拉了匡胤的手，往外便走。

那苗光义见匡胤去了，即忙出来，走至街坊，又叫道：“三位且留贵步！我小道还有几句言语奉嘱，幸垂清听。”遂说道：

此去休要入庙堂，一时戏耍见灾殃。

今年运限逢驿马，只为单骑离故乡。

匡胤道：“二位贤弟，你可听他口中，还在那里胡讲。”二人道：“大哥，我们只管走罢了，听他则甚？”

那苗光义想道：“我周游天下，遍访真主，不道在汴梁遇着。但如今尚非其时，待我再用些工夫，前去访寻好汉，使他待时而动，辅佐兴王，成就这万世不拔之基，得见淳古太平之象：一则完了我奉师命下山的本愿，二则可使那百姓们早早享些福泽，免了干戈锋镝之灾。”主意已定，即便收了相馆，整备春游。按下不题。

单说匡胤等弟兄三人，缓步前行，观看景致。此时正当清明时候，一路来，但见：

柳绿桃红，共映春光明媚；青尘紫陌，谁闻禁火空斋？木深处杏花村里，何须更指牧童；市集中烟柳皇都，那得趋陪欢伯。闹热街心，虽常接纸灰飞蝴蝶；朔南墓道，却连闻泪血染杜鹃。这是：可爱一年寒食节，无花无酒步芳场。

当时弟兄三人，随步闲游，观玩景致，固是赏心乐意，娱目舒怀，十分赞叹。

正走之间，只见前面一座古庙，殿宇巍峨，甚是清静。耳边又闻钟鼓之声。张光远叫道：“大哥，你听那庙里钟鸣鼓响，必是在那里建些道场。俺们何不进去，随喜片时。”罗彦威道：“说得有理。我们走得烦了，且进去歇歇脚儿，吃杯茶，解渴解渴，也是好的。”

三人举步进了庙门，把眼一张，乃是一座城隍庙。真是破坏不堪，人烟杳绝，那里见什么功德道场。匡胤道：“二位贤弟，这座乃是枯庙。你看人影全无，那里有什么功德，我们进来做甚？”罗彦威道：“这又奇了！方才我们在外，明明听得钟鼓之声。怎么进了庙门，一时钟也不鸣，鼓也不响，连人影儿



都一个也无。这青天白日，却不作怪么？”张光远道：“是了！常言道‘鬼打鼓’，难道不会撞钟？方才想是那些小鬼儿在此打诨作乐，遇着我们进来，他便回避了，所以不响，也未可知。”匡胤拍手大笑道：“张贤弟向来专会说那趣话儿的，你们猜的都也不是。俺常听见老人家说：‘鼓不打自响，钟不撞自鸣，定有真命天子在此经过。’今日这里，只有你我三人，敢是谁有皇帝的福分不成？”张光远道：“这等说来，大哥必定是个真命天子！”匡胤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张光远道：“适才那个相士说的，大哥有天子的福分。小弟想来，一定无疑。若是大哥做了皇帝，不要忘了我们患难的兄弟，千万挈带做个王子耍耍，也见得大哥面上的光彩。”匡胤道：“兄弟，你怎么同着那相士一般儿胡讲起来？这‘皇帝’两字，非同小可，焉能轮得着我？你们休得胡言，不思忌讳。”罗彦威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却也论不定的。常言说得好，道是：‘皇帝轮流转，今年到我家。’自从盘古到今，何曾见这皇帝是一家做的？”张光远接口道：“真是定不得的。即如当今朝代去世的皇帝，他是养马的火头军出身，怎么后来立了许多事业，建了许多功绩，一朝发迹，便做起皇帝来。又道：‘寒门产贵子，白户出公卿。’况大哥名门贵族，那里定得？”匡胤道：“果有此事么？”罗彦威道：“那个说谎！我们也不须闲论，今日趁着无事，这真皇帝虽还未做，且妆个假皇帝试试。妆得象的，便算真命。”张光远道：“说得是，我们竟是轮流妆起便了。”匡胤见他说得高兴，也便欢喜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你我也不必相让。这里有一匹泥马在此，我们轮流骑坐。看是那个骑在马上，会行动得几步的，才算得真主无疑。”二人道：“大哥所见甚当。”正是：

沿江撒下钩和线，从中钓出是非来。

当下匡胤说道：“我们先从幼的骑起，竟是罗兄弟先骑，次后张兄弟，末后便是愚兄。”罗彦威听言，不胜欢喜，口中说了一声“领命”，即便拾了一根树枝儿，走将过去，掩袖擦衣，奋身上马，叫一声：“二位兄长，小弟占先，有罪了！”即忙举起树枝儿，把那泥马的后股上尽力一鞭，喝声“快走”！那马那里得动？彦威连打几下，依然不动，心下十分焦躁，一时脸涨通红。即便骂道：“攘刀子的瘟畜生！我皇帝骑在你身上，也该走动走动，怎么的，只是呆呆地立着？”便把两只脚在马肚子上乱踢，只磕得那泥屑倾落下来，莫想分毫移动。张光远在旁大笑道：“兄弟，你没福做皇帝。也就罢了。怎的狠命儿把马乱踢，强要他走？须待我来骑个模样儿与你瞧瞧。”彦威自觉无趣，只得走了下来。

张光远上前，用手扳住了马脖子，窜将上去。把马屁股上拍了两掌，那马安然不动。心下也是懊恼起来，犹恐他二人笑话，只得把两只脚夹住不放，思量要他移动。谁知夹了半日，竟不相干。使着性子，也就跳了下来。彦威笑道：“你怎的不叫他行动一遭，也如我一般的空坐一回，没情没绪，象甚模样？”光远道：“俺与你弟兄两个，都没有皇帝的福分，让与大哥做了罢！”

匡胤道：“二位贤弟都已骑过，如今待愚兄上去试试。”说罢，举一步上



前，把马细看一遍，喝采道：“果然好一匹赤兔龙驹！只是少了一口气。”遂左手搭着马鬃，右手按着马鞍，将要上马，先是暗暗的祝道：“苍天在上，弟子赵匡胤，日后若果有天子之分，此马骑上就行；若无天子之分，此马端然不动。”祝毕，早已惊动了庙内神明。那城隍、土地听知匡胤要骑泥马，都在两旁伺候。看见匡胤上了马，即忙令四个小鬼扛抬马脚，一对判官扯拽缰绳，城隍上前坠蹬，土地随后加鞭，暗里施展。却好匡胤把树枝儿打了三鞭，只见前后鬃尾有些摇动。罗彦威拍手大笑道：“原是大哥有福，你看那马动起来了！”匡胤也是欢喜，道：“二位贤弟，这马略略的摇动些儿，何足为奇！待愚兄索性叫他走上几步，与你们看看。”觉得有趣，遂又加上三鞭，那马就腾挪起来，驮了匡胤出了庙门，往街上乱跑。

那汴梁城内的百姓，倏忽间看见匡胤骑了泥马奔驰，各各惊疑不止。都是三个一块，四个一堆，唧唧啾啾的说道：“青天白日，怎么出了这一个妖怪？把泥马都骑了出来，真个从来未见，亘古奇闻。”一个道：“不知那家的小娃子这等顽皮？若使官府知道了，不当稳便，只怕还要带累他的父母受累哩！”一个认得的道：“列位不必胡猜乱讲，也不消与他担这惊忧。这个孩子，也不是个没根基的，他父亲乃是赵弘殷老爷，现做着御前都指挥之职。他恃着父亲的官势，凭你风火都不怕的，你们指说他则甚？”内中就有几个游手好闲的人，听了这番言语，即便一齐挤在马后，胡吵乱闹，做势声张。光远见势头不好，忙上前道：“大哥，不要作耍了。你看众人这般声势，大是不便。倘若弄出事来，如何抵当？你快些交还了马，我们二人先回，在家等候。”匡胤道：“贤弟言之有理，你们先回，俺即就来。”光远二人竟自去了。

匡胤遂把泥马加上数鞭，那马四蹄一纵，一个辔头返身复跑到庙内，归于原所。匡胤下马看时，只见泥马身上汗如雨点，淋漓不止，心内甚觉希奇。即时展身离庙，回到府中不题。

却说那些看的人民，纷纷议论，只说个不了，一传十，十传百。正是：

好事不出门，奇事传千里。

这件事传到了五城兵马司的耳边，十分惊骇，说道：“怎的赵弘殷家教不严，纵子为非，作此怪异不经之事，妖言惑众，论例该斩。况此事系众目所睹，岂同小可！我为巡城之职，理宜奏闻。若为朋友之情，匿而不奏，这知情不举的罪名，亦所不免。我宁可得罪于友，不可得罪于君。”遂即合齐同等官僚，议成本章，单候明日五更，面奏其事。只因这一奏，有分教：督藩堂上，新添了龙潜风逸的配军；行衙门中，得遇那软玉温香的知己。正是：

人间祸福惟天判，暗里排为不自由。

毕竟汉主听奏，怎生发落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回 配大名窦公款治 游行院韩妓殷勤

词曰：

恩谴配他乡，斜倚征鞍心折。花谢水流无歇，幸有章台接。可人何必赘清吟，只要情相合。萍踪遇此缘，回首天涯欲别。

右调《好事近》

话说巡城兵马司闻了匡胤戏骑泥马之事，一时不敢隐瞒，遂即连夜修成本章。至次日清晨，隐帝设坐早朝，但见：

画鼓声连玉磬，金钟款撞幽喧。静鞭三下报金銮，文武一齐上殿。

个个扬尘舞蹈，君王免礼传宣。从来上古到如今，每日清晨朝典。

文武既集，有当驾官传宣，喝道：“有事出班早奏，无事卷帘退班。”道言未了，只见左班中闪出一官，俯伏金阶，口称：“万岁！臣御史周凯，有事湊奏。”隐帝道：“卿有何事？可即奏来！”周凯道：“臣有本章，上达天听。”遂将本呈上。当殿官接本，展开龙案之上。隐帝举目观看，上写道：

臣闻圣人不语怪，国家有常经。语怪，则民志易淆；经正，则民心不乱。一其章程，严其典则，非矫制也。盖所以检束乎民心，而安定夫民志者也。伏见都指挥赵弘殷之子匡胤，年已及壮，习尚未端。昨于通衢道上，有戏骑泥马一事。臣窃谓事虽弄假，势必成真。况乎一人倡乱，众共和之；积而久焉，其祸曷可胜言！将见安者不安，而定者无定矣！臣职守司城，分专巡视，睹此怪异不经之事，理合奏明。伏惟陛下乾刚独断，握法公行，勘决怪乱之一人，以警后来之妄举。则庶乎民志得安，民心克定，而一道同风之盛，复见于今矣！臣不胜激切上奏。

隐帝看罢，便问两班文武道：“据周凯所奏，赵弘殷之子赵匡胤，戏骑泥马，惑乱人心。卿等公议，该问何罪？”众臣奏道：“臣等愚昧，不敢定夺。但以妖言惑众而论，依律该问典刑。伏惟陛下圣裁。”隐帝听奏，想了一回，道：“论例虽该典刑，姑念功臣之子，宥重拟轻，只问以不合一时行戏，致犯王章，该发大名府充军三年。赵弘殷治家不严，罚俸一载。钦此准行！”弘殷听了此言，大惊不迭，随即请罪谢恩。

当时朝罢回家，独坐厅上，怒气无伸。犹如青天里降下霹雳一般，十分暴怒，道：“气杀吾也！快把香孩儿拿来！”回身走至夫人房中，骂道：“都是你



这老不贤，养这祸根，终日纵他性子，任他东闯西走，惹祸遭非。如今弄出事来了！”夫人道：“相公，为着何事这等大怒，嗔怪妾身？”赵弘殷便把这事情细细说了一遍，道：“似这样的畜生，玷辱门风，要他何用？快叫这畜生出来，待我一顿板子打死了，免得日后累我费气！”夫人听罢，双泪交流，上前相劝。弘殷道：“你也不必烦恼，这都是畜生自作自受，该处折磨。如今我也不管，任他历些艰难，吃些苦楚，只算得磨磨性子，也是好的。”夫人道：“但孩儿从小娇养惯的，那里受得这般苦楚！相公若不区处，叫妾身怎的放心得下。”说罢，又是哽哽咽咽的哭将起来。

那赵弘殷听了，不觉情关天性，势迫恩勤，睹此光景，未免动了不忍之心，长叹一声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我也别无区处。但你既是放心不下，那大名府的总兵，是我年侄。待我与他一封书，叫他在那里照管一二，庶几无事。只是好了这畜生，不知甘苦。”

那夫人听了此言，方才住哭。遂叫：“安童，把大爷请出来。”安童答应。去不多时，匡胤已至厅上，见礼了父母，侍立在旁。赵弘殷道：“你这不成器的畜生，干得好事！”匡胤道：“孩儿不曾干什么事！”弘殷喝道：“你还要嘴强！你在城隍庙骑得好泥马，放得好簪头！如今被巡城御史面奏朝廷，将你问斩；幸亏圣上宽宥，赦了死罪，只发配大名府充军三年。又累我罚俸一载。你这畜生，闯出这样祸来，还说不曾干么！”匡胤听了此言，只气得三尸暴跳，七窍烟腾。叫声：“无道昏君！我又不谋反叛逆，又不作歹为非，怎么把我充军起来？我断断不去，怕他怎的！”弘殷喝住道：“畜生！还要口硬。这是法度当然，谁敢违拗？你岂不知‘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’。你自己犯了法，怎么骂起圣上来？况且朝廷赦重拟轻，乃是十分的恩典；死中得活，法外施仁。你还不知感激，反在此狂悖么！快些收拾起行，不许担搁。那大名府的总兵，是我年侄，你去自然照顾你的。”

正说之间，家将进来禀道：“有本府起了批文，发拨两名长解，已在外厅，伺候公子起行，老爷作速发付。”弘殷遂命收拾起身。登时修下了书札，把行李包裹停当，差了两个管家跟随伏侍。匡胤无可奈何，只得上前拜辞了父母并兄弟，又别了妻子。那老夫人分付道：“我儿！你此去路上，凡事要小心谨慎，不可如在家一般，由着自己性子。须要敛迹，方使我家安心无虑。”匡胤道：“母亲不必忧心，孩儿因一时戏耍，造此事端，致累二亲惊恐，不肖之罪，万万莫赎。又蒙母亲分付，孩儿安敢不依！”说罢，彼此俱各下泪，正是：

世上万般悲苦事，无过死别与生离。

当下匡胤别了父母，带了二名管家，含泪出门，和着解差上路。五口儿一齐行走，正出城来，远远的望见张光远、罗彦威二人在那里伺候。匡胤走近前去见了礼，道：“二位贤弟，在此何干？”张光远道：“闻得大哥遭此恩谴，小



弟不胜抱歉。因思此事，原系俺弟兄三人同做，弄出事来，单教大哥一人前去受苦，小弟等无法可施，只得薄治一小东儿，借前面酒店内，钱行三杯，以壮行色。”匡胤道：“这是愚兄的月令低微，与二位贤弟何干？既蒙过费，当得领情。”遂即同至酒店中来，管家在外等候，单和解差一共儿五口坐下。

酒保拿上酒来，复又排齐了几品肴馔。彼此交酬觥错了一会。光远开言说道：“小弟有一言奉告，今日兄长不幸，遭配大名，第一切须戒性。那里不比得汴梁，有人接应。须当万般收敛，少要生非为嘱。”匡胤笑道：“兄弟，你怎么这般胆怯？男儿志在四方，那里分得彼此？我此去，无事则休；倘若有人犯我，管教他一家儿头脑都痛，方显得大丈夫的行踪，不似那怕事的懦夫俗子，守株待兔。”说罢就要拜别。张、罗二人不好相留，只得把匡胤等三人送出酒店，道：“大哥，前途保重！”匡胤道：“不必二位嘱咐。”两边竟拱手而别。有诗为证：

茅舍谈心共诉衷，临歧分袂各西东。

知君此去行臧事，尽在殷勤数语中。

不说张、罗二人归家。单说匡胤出了酒店，带了管家，和着解差，五人望天雄大道而来。一路上免不得饥餐渴饮，夜宿晓行。行走之间，不觉早到了大名府，寻下客店安歇。

至次日清晨，匡胤先差两个管家到那帅府投书。原来那威镇大名府的总兵官，姓窦名溶，乃是赵弘殷的年侄。他这日正在私衙闲坐，忽接着赵府的家书，拆开看了一遍，心下踌躇道：“我闻得赵匡胤平生好生祸事，今日犯了罪，充军到我这里，怎的待他方好？论起充军规例，必须使他贱役，庶于国法无亏。若论年家情谊，又属不雅。这便怎处？”思想了一回，忽然道：“也罢！我如今只得要薄于国法，厚于私情，必须以礼貌相接，岂可泛同常例而行？既于国法尽其虚名，又于年伯托望之情，完其实效，此一举两全之美也，有何不可！”主意已定，即便写了一个请帖，差人同着管家，往下处去通了致意，把匡胤请到府中。

两下各见了礼，略叙了几句寒温，窦溶即命排设筵席，款待接风。遂又拣了一所清静的公馆，与匡胤住下。仍令带来的两个管家随居伏侍。复又拨了四名兵丁，轮流伺候。窦溶分置已毕，然后至次日清晨批回文书，打发差人回汴梁去讫。这正是：

本为充配，反作亲临。

窦公行义，只体天音。

匡胤住下公馆，甚自相称，每日供给，俱在帅府支应。又承那窦溶款待丰美，或时小酌，或日开宴，极其恭敬。比那曹操待关公的时节：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；上马一锭金，下马一锭银；美女伏侍，高爵荣身。其敬爱之情，



也不过如是。倒把那个钦定的配军，竟俨然做了亲临上司的一般无二。匡胤心中也觉十分感激。自此以后，寂然无事。

过了些时，正值隆冬天气，匡胤心闷无聊，叫过兵丁问道：“你们这里，有什么的好去处，可以游玩得么？”那兵丁道：“我们这里，胜地虽多，到了此时，便觉一无趣致。惟前面有做行衙内，有一个妇人，姓韩名素梅，生得窈窕超群，丰韵异常。他身虽落在烟尘，性格与众不同，凭你公子王孙，不肯轻见。他素来立志，若遇英雄豪杰求见于他，才肯相交结纳。因此鸨儿也无可奈何，只得由他主意。我这里大名府行衙中，也算得他是个有识有守的妓女了。公子既然闷坐无聊，何不到那里走走，或者得能相见，亦未可知。”

匡胤听言大喜，道：“既有这个所在，不免去会会何妨！你可引我前去。”就命管家看守书房，带了两个兵丁，步出门来。上了长街，穿过小巷，望前随路而行。看看已到了院子门首，早见立着那个鸨儿，兵丁上前说了就里。鸨儿慌忙接进中堂客位坐下，就有丫环献茶。彼此谈论了几句，复着丫环报知素梅，说着东京赵公子闻名相访。那丫环去不多时，只见内边走出一个美人来。匡胤举眼看时，真个好一位风流标致的女子，轻盈窈窕的佳人。但见：

体态姣柔，丰姿妖媚。不施脂粉，天然美貌花容；无假装修，允矣轻杨弱柳。眉似远山翠黛，眼如秋水凝波。半启朱唇，皓齿诚堪羞白玉；时翘杏脸，金薇相衬激乌云。樱桃口竹韵丝音，玉手纤纤春笋；燕尾体凤翩鸳伫，金莲娜娜秋菱。正如月女降人间，好似天仙临凡世。

匡胤看了一遍，心下暗暗称赞。只见那美人轻启朱唇，款施莺语，低声说道：“适闻侍儿相报，贵客临门。敢问果是仙乡何处，上姓尊名？愿乞明示。”匡胤笑容可掬，从容答道：“俺乃东京汴梁城都指挥赵老爷的大公子，名叫匡胤，打飞拳的太岁，治好汉的都头，就是在下。闻知美人芳名冠郡，贤德超凡，因此特来相访。今蒙不拒，幸甚，幸甚！”素梅闻言，心中暗喜。即便倒身下拜，道：“久闻公子英名，如雷灌耳。今日得见尊颜，贱妾韩素梅三生之幸也！”匡胤慌忙扶起，道：“美人，何故行此重礼？”素梅起来，重新见礼，彼此坐下。各饮了香茗，即命摆酒对饮。两下谈心，俱各欢好。

饮够多时，撤席重谈。素梅道：“公子今既光临，若不嫌褻渎，愿屈一宿，以挹高风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匡胤道：“美人有意，我岂无情！既蒙雅爱，感佩不浅。”遂分付两个兵丁道：“你等先回，我今晚在此盘桓一宵，明日早来伺候。”兵丁道：“公子在此过宿无妨，只不要闯祸生非，怕总帅老爷得知，叫小的带累受苦。”匡胤道：“俺是知道，你等放心回去，不必多言。”兵丁无奈，只得回去。匡胤是夕，遂与素梅曲尽欢娱，极其绸缪。真个说不尽万种恩情，描不出千般美景，人间之乐，无过于此矣！

次日起来，梳洗已毕，素梅即叫丫环摆上酒来。两人正待对饮，只见丫环



跑进房来，报道：“姑娘，不好了！那二爷又来了。”素梅闻言，只吓得面如土色，举手无措。匡胤见此形景，心下疑惑，问道：“那个二爷是何等样人？他来作何勾当？美人听了便是这等害怕！”素梅道：“公子有所不知，这人姓韩名通，乃是这里大名府的第一个恶棍。自恃力大无穷，精通拳棒，成群结党，打遍大名府并无敌手。因此人人闻名害怕，见影心寒，取他一个大名，叫做‘韩二虎’，真正凶恶异常，横行无比。就是我们行衙中，若或稍慢了他，轻则打骂，重则破家。怎奈贱妾平素不轻见人，以此无奈我何。今日又来混账，若见与公子同坐在此，彼必无状，因此心中甚觉张皇。”匡胤听了这番言语，心窝里顿起无名，不觉大叫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！气杀吾也！怎么的一个韩二狗，便装点得这般利害！岂不知俺赵匡胤是个打光棍的行手，凭你什么三头六臂，伏虎降龙的手段，若遇了俺时，须叫他走了进来，扒了出去！美人，你只管放心，莫要害怕。”

顷刻间，叫丫环把桌子搬去，又将那什物家伙尽行收拾过了，单剩下两张交椅与着素梅并肩坐下。只听得外面一片声叫喊进来，道：“你们这些小贱婢，都躲往那里去了？怎的一个也不来迎接我二爷？”素梅听了，抖衣战惊，立起身来，往内要走。匡胤一把扯住，道：“美人，不要怕他，有我在此。”

说话之间，只见一个大汉走进房来。匡胤抬头看时，果然好一条汉子，但见：身長一丈，膀阔三停，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，满脸杀气，举步进房。见了匡胤与素梅坐着佯佯不采，即时心中大怒，开言骂道：“小淫妇，你往常自恃姿容，多端做作，不肯接陪我二爷。只道你守节到底，甘处空房。怎么改变初心，与那野鸟厮缠？你就倚仗了孤老的势力，不来迎接我么？”素梅未及回言，早被匡胤大喝一声道：“死囚！你家的祖宗老爷在此，如何这等大呼小叫？”韩通听言，竖目皱眉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囚徒？这等可恶！可通个名来，待俺好动手。”匡胤笑道：“原来你也不知，俺若说出大名来，你莫要跑了去。我乃东京汴国夷梁指挥老爷的公子赵匡胤便是。”韩通听罢，便喝道：“赵匡胤！你口中乳臭未退，头上胎发犹存，有多大本领，敢来俺大名府中纳命？不要走，吃我一拳。”说未了，早望匡胤劈面打来。只因这一番争斗，有分教：开疆帝主，显八面威风；兴国臣僚，让一筹锐气。正是：

疆场未建山河策，妓院先展龙虎争。

不知匡胤怎的招架？且看下回便知。